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莊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壽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葵

謄錄監生臣高應龍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雲莊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雲莊集二十卷宋劉燾撰燾字晦  
伯建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國子司業權  
工部尚書謚文簡事蹟具宋史本傳燾與弟  
炳均從朱子遊故嘗上疏乞開偽學之禁其  
上史彌遠書論用人聽言之道及宋史載其

奏便民五事論貢舉五弊諸疏尤為有用之言今書載集中而五事五弊疏集無其文則所缺佚不少矣是集為祁承燭澹生堂抄本前有嘉定間李臺序乃明天順間其十世孫梗所編又別一本為其十世孫穩所重刊較梗所編少文數首不如此本之完備穩序稱朱子晚年以書屬蔡沈以禮屬燾又稱燾精力在王朝禮編而雜著之文畧見於此按朱

子以儀禮喪祭二門屬黃幹未嘗屬燭宋史  
燭本傳既不載此語而王朝禮編亦未見其  
書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集中青詞致語  
諸篇俱非文章正軌今以原本所有姑錄存  
之而並訂其失於此焉乾隆四十三年七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雲莊集原序

公生於閩直生於蜀初無一日之雅會徒以聲氣之感  
臭味之同出入風議不謀而同乙亥孟夏臺備官左戚  
奏乞依祖宗故事降詔求言上甚嘉納降詔罪已廣求  
忠直公正之言公曰今農事方殷旱既太甚天變見於  
上人心動於下願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覽中外書  
疏付之後省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付施行之則人心  
悅天意解矣凡此數十言可謂明婉切至時論韙之蓋

嘗三復公之遺文而考其施置言論無非得於師友講  
磨之素發於義理之至精人心之所同故其出則典郡  
刺部一意於惠愛致利除弊救災蠲賦入則參法從輔  
儲禁講論經理斟酌古今章明大中抉奧義務欲納君  
於軌輔太子以道其大者如勸上於諸儒講讀之時群  
臣進對之際必反覆問辯以求當理以諷缺政此亦人  
所難言而公屢言之豎長成均則首乞弛偽學之禁雖  
於用事大臣有所拂違亦所弗憚金人入汴中原雲擾



公乞於沿邊增築城壁輯整民兵建制閫於淮壩移兵  
屯於要地絕歲幣正使命具說尤愜款弗置蓋公之愛  
君憂國匡時正俗惓惓之心必以古人為師不觀時之  
好惡為趨舍議者謂公奮於儒生素以詩書為業至其  
於陳時政論兵事料敵應機識大體而達時變又何其  
明且決也位遇未極而遽以疾諗不克盡究其所蘊吾  
黨之士莫不太息焉夫言之所以獲行於後久而不泯  
者必其一出於義理之正而著於人心有不可廢者故

世亦不得而不傳也魯叔孫豹曰先大夫臧文仲其身  
歿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公異時雖不欲  
自鳴以文然其於學能尊其所聞又能深造自得於義  
理之至精故其文詞約而旨遠宜哉言立於後世而傳  
不朽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雲莊外藁續藁  
古詩賦記序祝文祭文表箋奏劄書答詔墓表墓誌  
凡若干卷於是乎序惟子孫寶而傳諸嘉定十五年壬  
午煥章閣待制江東制置副使李塉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雲莊集卷一

宋 劉燾 撰

詩

登南嶽山

烟霞本成癖，况復遊名山。  
舉手招白雲，欲納懷袖間。  
咄哉亦癡絕，有著即名慳。  
振衣遇長風，浩浩天地寬。

題金山

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日夕相撞春天將古來義  
士骨化作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峯孤根直下二千尺動  
影裊窕冲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面開窓櫺橈  
聲伊軋破浪屋恍忽置我高巖從是時千山雪新霽水  
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人籟寂毛髮蕭爽琉璃宮披  
衣明發躡烟靄決背俯入歸飛鴻襟前渤澥斂暝色袖  
裏岷峨吹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時窮蒼  
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

送裴司直得請西歸

輕舸龍山頭木蘭作雙櫓飄然裴司直乘向南昌去問  
君鷓鴣中脫身遽如許棲遲三十年始得官掌故小須  
上上考豈不登省戶自言野心性眯目九衢霧修竹歲  
云晚萱草秋亦暮嗷嗷投林鳥猶得返其哺江西父母  
邦非復昔饒裕蠻烟一腥穢樂歲且狼顧遺黎空杼軸  
行旅窘刀布天門窈萬里可望不可籲君今佐元帥精  
采繫一路瘡痍俟滌濯畫諾歸攸助先聲路人喜高節

懦夫慕遄當再前席一正天子度白鷗沒浩蕩蒼鶻在  
指呼我亦南陔人扁舟從此具

泉州貢闈慶成

維南有州古佛國選士場開自疇昔誰與經始梅溪翁  
萬桂森森皆手植文風日盛賢材多粉袍立鵠肩相摩  
萬間庇士豈不欲環視奈無餘地何那知吉壤在咫尺  
鬼神護呵天所惜一朝幻出青瑤宮山靈獻卜龍避席  
昔虞局促今恢舒乘黃騁足騰康衢闢新葺舊兩輝映

美哉輪奐雄規模歲直金虬大魁出賸喜慶成逢此日  
來春甲子又一周天相泉南真可必蟬聯四坐皆豪英  
一樽敬為諸君傾浮雲富貴靡定態要看名節留芬馨  
我今歸作漁樵侶清夢猶馳荀江許鳳鳴側耳聽朝陽  
把酒空山為起舞

壬午春社之明日講尊老會于西山之精舍龐  
眉皓首奕奕相照真吾邦希闊之盛事輒成口  
號一首併呈諸耆壽且以堅異日恬退之約云

耆年自是國之珍何間衣冠與隱淪華髮共成千一歲  
清樽相對十三人休談洛社遺風舊且頌仙游慶事新  
三徑未荒宜早退要將壽櫟伴莊椿

長沙贈高年陳氏母子

陳氏春秋一百一男女年皆過七十一門慈孝更雍愉  
四老真堪入畫圖長官申聞太守喜召至階庭加盛禮  
老萊綵服作兒啼今視古人更過之老萊一身娛戲耳  
況有三兒奉甘旨人言潭俗不古如君看此事天下無



一門高壽何由得慈孝之人天所惜我願湘民胥傲之  
從此九州皆壽域

長沙新第諸學士

莫清彼瀟江莫峻彼衡嶽澄光挾秀氣日夜相回薄月  
吸珠含胎虹貫玉生璞子方有苗裔溫然粹而慤一童  
與三何雙鳳兩鸞鶯奮身辭草萊正論吐諤諤彤庭拜  
恩歸天香尚盈握良才國之寶一見我心樂平生功名  
會萬里初著脚永肩致主念更勉經世學錙銖分義利

毫縷辨純駁相期激清風與俗洗氛濁誰歟指其南是  
邦有先覺

送林自知自幙中歸常寧

始吾與林子周旋大江東子方清且貧簞瓢屢云空勁  
氣凜不折耿耿如長虹明年擢高科對策大明宮一尉  
遲五年出入無奴僮再見湘水濱凜凜復昔同招徠元  
戎幙汎綠依芙蓉小生敢相吏故人尚相從云胡歲未  
竟決去如霜鴻挽之不可留聊復少從容老我慵且鈍

栽培欠深功子進未可量德業方崇崇永懷昔君子和  
氣填心胃濂溪霽月朗伊水春風融至今想其人猶為  
起敬恭天資貴強矯學力無終窮我如石之頑遲子相  
磨礪子質雖玉瑩可廢它山攻鴈峯母久留來思靈麓  
峯

題全氏三桂堂

唐人重科甲擬以折桂榮一登羣仙籍不羨千佛經終  
全歲寒姿乃比秋香清咄彼牛李輩依阿至公卿迄今

恥其人名字猶臊腥卓哉劉戶曹直氣霜稜稜一朝脫  
淡墨千古揚芬馨鳳毛出名家奕葉彰儒纓庭中三桂  
樹屹立何亭亭西風正搖落翠葆黃金英勁節松可友  
孤芳梅謂兄丁寧命諸郎我豈貪浮名愛此臭味同故  
以書吾楹爾曹方懋學志取宮袍青要須勉植立毋但  
希騰陵已大外物小道充人爵輕當如燕山竇義方垂  
世評勿效東堂說射策矜虛聲懿哉君斯言可折末俗  
醒刻詩堂之楣坐觀全氏興

壽楊龢父

迅雷地中藏當此沍寒日積陰排層空初陽露微茁而  
曰天地心於此見機括良繇勢方升猶未吐牙甲培壠  
勿使傷茁長焉可遏此理之在人善端實初發熒熒火將  
燃涓涓泉欲達吁嗟道心微物欲易攻奪差之一毫芒  
相去舜與桀要須二者間明辨與精察見義勇必為歟  
如矢之決去惡諒無疑割如刃之割坐令人偽消但覺  
天機活四時無非春八荒皆在闥喜君生茲辰聊為演

此法願祝君壽長莫嫌吾詩拙

舞鶴亭歌

舞鶴亭空亭無鶴胡為名亦如西山賦招鶴無鶴可招  
也不惡何必玄裳縞袖二八真娉婷想像標致便足使  
人毛骨清仙翁好鶴非徒爾鶴德從來比君子坡仙自  
謂吾不如今翁與坡豈其殊蒼苔白石有餘樂一似簞  
瓢甘澹泊笑殺飛鳶太不靈貪腥嗜腐譁然爭九臯一  
唳醒人耳又如片言之善應千里更笑荒林老木烏終

日號畢逋說吉說凶誰聽渠仙翁愛鶴愛其德我讀翁  
詩三嘆息便好從翁痛飲醉倒斯亭邊振袂起舞學胎  
仙

送吳定夫西歸

吾衰倦對客晤語惟青山修竹引清風時為掩柴關今  
晨何人來踏破莓苔斑驚顧復自喜不妨伴虛閒  
世情重聲利榮塗足趨走夫君獨何為經年闔林藪東  
尋金壇翁南訪玉峯叟借問兩臞仙來時輕健否

慈湖老仙伯乘雲賓帝鄉念之每沈瀾風味不可忘其

門多英特清文照縑緗為我最諸賢佐道當自強

君橐中有

趙元道袁廣微錢子是陳仲和諸公之文故云

麻源在何許茫茫白雲端淒其一布裘何以禦風寒歸  
來有餘仰興盡當知還須好斲空谷騰種青琅玕

題隱者蘇翁事迹

蘇翁雲卿廣漢人隱東湖上魏公為相使帥  
漕挽其來一夕遽去不知所之



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  
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伴耦耕各其適  
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卷中有詩識魏公  
不足與有為者故

云

### 題湖山清隱

西湖南山和靖廬西山東湖清隱居皇天從來具老眼  
勝地不肯栖凡夫眼中四時風景曾次萬古皇王書  
先生豈是終隱者要學川雲時卷舒

卷一  
贈小鐵面王相士

君以鐵面名自謂相人無軟語我亦鐵心人不把窮通  
來問汝獨有一事欲叩君學海無底難窮尋幾時鐵拳  
透鐵壁直窺千年聖賢心

贈岳相師

余方與友人論西銘而岳相師來索直書以  
贈

平生慣讀橫渠銘不讀許負天網書窮通歡戚若有二

天之玉女元非殊但應內省無所疚何必從君問休咎  
北窓燕坐寂無言時聽幽禽弄晴晝

題李立父高遊樓

君家百尺樓近在環堵室室處豈不佳暑溽厭煩鬱著  
脚躡層梯心眼便超軼好風天外來佳月雲端出清明  
湛空闊洞視了纖悉豈徒快登臨抑可驗學術大哉天  
地心昭然本無物世人庠且隘動以私見室未能脫塵  
凡底處識微密羨君有斯樓發以靜春筆知崇與禮卑

二義貫于一燭理要高明履道貴乎實庶幾足目俱不  
但窺髣髴工夫妙方寸豈假身外役此境未昭融此屋  
空突兀君看希聖徒陋室暗蓬華

贈盱江張平仲

希季

去聖既云遠至理日以冥言道指虛玄語性雜精靈正  
傳久蕪沒異學得魅橫卓哉周程張磊隗三代英妙蘊  
發天地微言昭日星後來紫陽翁抑又集大成煌煌八  
書訓

謂論孟大學中庸  
太極西銘易詩也

昭昭萬里程學者生此時坦然

有規繩但患舍康莊自趨柴與荆張公江東士頗嘗得  
師承敝衣雖懸鶉猛志欲掣鯨袖出文一編其辭峻而  
清此士不易有歸歟業更精勿受俗學變而為寵辱驚貧  
者士之常未合寧躬耕高門謹勿謁養此氣崢嶸不見  
商歌人洋洋金石聲

送王子文宰昭武

堊

樵川古樂國誰遣生榛管往事忍復言念之輒長嘆子  
往字其子寄任良亦艱傷哉周餘民十室九孤鰥深心

察苛癢摩手蘇癢癥願加百倍功勿作常時觀

熒熒匣中龍爛爛巖下電紛紛揮霍間坐了百千變雖然事幾微易屬亦易眩悞從快處生理向靜中現健決要安徐聰明貴韜斂潛齋有愚言或可代箴砭

百鍊或繞指粹白俄成緇有初諒非難其難在終之道心眇絲粟易為羣物移不有精一功誰能勝安危子今如玉雪瑩潔亡少疵願言保令德歲晏以為期

堂堂先太史一節貫初終況有壽母賢切切唯教忠承

家諒匪易負任丘山崇可不日汲汲仰希前哲蹤敬義兩  
夾持師友交磨礪餘事作詩人毋顛鏤句工

平時州縣間上下意苦異善書肘後掣有志奚由遂子  
今得所從展布有餘地兩賢更勦力萬物應吐氣相期  
名杜功奕奕照來世不須峴首碑自有樵川志

會長沙十二縣宰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豈有脂膏共爾祿  
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

今夕相携一卮酒直須散作十分春

長沙勸耕

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只為空言難感動  
須將實意寫慇懃

使君元起自鋤犁田野辛勤事稔知要為爾民除十害  
肯容苛政奪三時

已看三白兆年豐更喜春來雨澤通從昔楚邦農事早  
好將人力副天工



田裏工夫著得勤翻犁須熟糞須均插秧更要當時節  
趁取陽和三月春

聞說陂塘處處多併工修築莫蹉跎十分積取盈堤水  
六月驕陽奈汝何

田家拚取一春忙男力菑畬女課桑隴上黃雲機上雪  
暫時辛苦樂時長

鞠育當知父母恩弟兄各合識卑尊孝心盡處通天地  
善行多時福子孫

千金難買是鄉鄰恩意相歡即至親年若少時宜敬老  
家纔足後合憐貧

健訟翻成產禍胎帶刀却是殺身媒爭先好勝災偏速  
退步饒人福自來

不教言語大艱深為要人人可諷吟把向田間歌幾遍  
兒童亦識使君心

別陽升伯

二十年前忝舊遊論交今日始從頭我如潦盡寒潭水

君似天空明月秋夜雨幾時重話舊故山及早共歸休  
臨岐贈別無它祝莫忘鄒陳為國憂

和趙章泉

天教一老立堂堂步武嫔嫔儘未妨元祐故家典刑在  
北方正學派流長新恩已煥青藜照舊徑行詢黃髮良  
多謝寄詩勤問訊自憐疎懶似嵇康

送永嘉陳有輝

永嘉陳君有輝潛心易學許以所著示余余

未及請而君歸矣拙詩贈行且堅再會之約

云

深山讀易如康節白首談玄似子雲肯學時流誇末技  
却於聖處策奇勲二圖君已窺微指十翼吾方愧淺聞  
君聞水心葉公言十翼非孔子作嘗  
質疑於某晚學不敢斷其是否故云得意春風重過我  
綠波清夜話義文

題黃氏貧樂齋

濂洛相傳無別法孔顏樂處要精求須憑實學工夫到

莫作閒談想像休

道鄉曾舉龍門話認作玄關透悟機  
儒佛差殊真杪忽  
請君參取是耶非

閒吟

閒中意趣定何如靜把陳編自卷舒  
希聖希賢真事業  
潛天潛地細工夫  
林泉有分吾生足  
鍾鼎無心世味疎  
政使一貧真到骨不妨陋巷樂顏癯

淨豁持鉢求度為說偈言

一真不昧人中佛五戒俱全俗裏僧必待方袍與圓頂  
維摩龐老又何曾

壽楊和甫

壽日將何勸壽卮不妨拈出去年詩大生皆自微陽起  
百善端從一念基身欲寧時須主靜心纔動處要先知  
老來自笑無新句那得仙翁一解頤

贈夏宗禹

夏君宗禹示余以陰符悟真講義嘉歎之餘

為賦二絕

虎頭自合取侯封好為明時立雋功做了玉關班定遠  
却陪芝嶺夏黃公

丹經千卷浩如林妙訣無多底處尋但要靈臺常似水  
自然元海會生金

題黃君貧樂齋

飯疏飲水復何求道在胷中百不憂叅取章泉克齋句  
底須樓上更安樓

贈張童子

虎頭燕頤及鵞肩自笑都無一事全惟有數條爪樣骨

尚堪山澤作臞仙

如爪骨出  
人倫書

聞君早號張童子顧我初非韓退之可惜浪拋洙泗業  
只看風鑑學希夷

壽楊和父

誕日娛親始是榮如君慶事世難并名園春滿三三徑  
眉壽天開九九齡帝渥頻霑新誥紫

雙親目即  
兩膺封叙

文階重



煥舊氈青玉杯從此年年把笑勸樽前兩福星

賦

魚計亭

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累已有  
簞瓢之樂天揭魚計以名亭紹祖風於圃田君一日飲  
客於斯亭之上超徜徉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  
將夕而紅酣沼無風而綠淨炯儵魚之成羣闖寒波而  
遊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一鏡俄初月之沈鉤倏

深潛乎翠符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逝也似見  
幾而知警先生忻然心曠神怡諷小宇之雄篇哦稼軒  
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何計之為子固非魚  
奚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為有計邪子將詆予之  
欺謂魚為無計邪吾亦笑子之癡盍亦兩忘而俱適可  
也抑嘗即莊生之言而試思乎粵自太古邈淳風離勇  
者角力以倖勝巧者矜能而銜奇苟一餉之可樂快性  
命而爭之謂謀身之允臧卒反蹈乎危機偉南華之著

論將警愚而覺迷富貴人所嗜則媿之腐鼠紛華人所  
羨則況之文犧為利而鬪則爭地之蝸呂智而死則刳  
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迷鯤  
化於天池小則玩儵遊於濠上蓋其為物也從容夷猶  
逍遙閒放靜則以蘋藻為室廬動則視江湖為尋丈不  
借潤於噓濡而樂生於沆漭任公何所投其牯豫且何  
所施其網此其所以為得也彼區區之蟲蟻方且娛暫  
安於股鬣饗微腥於砧几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欲

之誘人甚香釣之餌魚彼潛鱗之何知甘顛冥於畏塗  
此繫棋危撞之喻宇子所以慨然而長吁也睹我生之  
無庸幸脫世之羈馭知力切  
絆也付萬事於浮雲獨觀魚以  
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嗟身閒而心逸於是客憮然自笑  
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闕其萬一乃相與酬飲浩  
歌不知烏輪之東出

雲莊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雲莊集卷二

宋 劉燾 撰

祝文

鎮安廟

迺者吾鎮秀民歲以上春良日相率祈薦于神因飲福焉所以答鴻休而迓靈貺也某以持節過家獲與斯會敢陳菲奠控訴悃忱吁自慶元龍飛以來南宮捷音不

聞於鎮人之耳者蓋十四年于今矣豈神無意於此邦之士寥寥而弗嗣也明天子將復下求士之詔惟神其大庇茲土俾濯纓天池驤首霄路繼踵而起豈非神之大賜乎仰繫明靈鑒此誠禱

廣惠廟

嗚呼江東之民困弊最甚者莫如相汭旱蝗之災酷烈最甚者又莫如今歲夫以甚困弊之民而遇甚酷烈之裁何其不化而為餒鬼不流而為餓隸此某之所以朝

夕憂危思所以拯救者如其躬之疾癘然而賙窮賑困  
凡人力之所可為者有司故不敢辭其責至於均調雨  
暘消弭災害凡人力之所不到者非神其曷有濟惟王  
之威靈廟于茲土凡幾百載矣民恃王以為父母雖飲  
食而必祭今嗷嗷之民有甚於赤子之失乳王之慈仁  
亦豈忍坐視其將斃度命幕僚展謁祠下所以赴懇於  
王者如此惟哀恫斯民而亟救之更千百年其敢忘神  
之大惠

中元水府廟

某自春徂冬三至采石而三謁王顧有私禱哉以王之威神欸若霞耀能相上帝而澤下民故也今民病劇矣若冬又無雪則無麥春又無雨則無禾哀我人斯將填溝壑王其忍聞之乎乃者飛霰之祥效于日至矣惟神終此大惠使一醵三白以祛沴氣而兆豐年若乃田事既興膏澤時至茲猶農人之所跂望者王其哀恫斯民亦世世事王無怠



范忠宣公祠

維嘉定五年歲壬申二月初四日丁亥故丞相忠宣范公祠堂成某謹率僚屬以一羊一豕告祠於公曰於乎治平之元公自畿縣來漕運江東曾未數月入為御史故其行事不少概見其所賦籌思堂之詩刻石猶在誠通造化念其羣生有德之言隨寓發見茲非為政者所當矜式乎是用闢堂之東楹敬祀遺像以寓高山仰止之意若夫立朝之大節行己之大方誓以沒齒惟公是

則明靈不泯實鑒此心

諸廟禳蝗

在詩有之去其螟螣及其蠹賊毋害我田穉夫此人事也乃以祝諸田祖之神何哉蓋禦菑弭患在神為之則易在人為之則難昔者本道郡縣以蜚生聞天子有詔俾長吏禱于山川百神之祠是亦成王先王意也惟王廟食歲久陰威赫然霆奔風馳山岳可撼況區區虫蝗之孽乎驅之攘之以畀炎火是直噫欠間耳虔共致祈

立俟嘉應

奉范宣公祠堂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乃者仲春即籌思堂東楹以安  
公像雖有以見區區尊賢尚德之心其規模簡陋氣象  
卑狹每歆然為之不滿也夏田告登賑廩訖事既新貢  
宇遂建斯堂揆日之良載嚴登奉冠劍山立德容穆然  
熙寧立朝之英風元祐當軸之盛烈凜乎其目也九  
原可作吾誰與歸秋菊寒泉薦此芳潔茲誠炯炯公其

鑒之

辭夫子廟

昔者先聖之門果如由藝如求然後許以從政某也器  
凡而學陋曾未及二子之彷彿而叨恩出使虛寄以一  
道生靈休戚之命宜其不足以稱塞也然節用愛人之  
訓拳拳服膺者未始一日而不敬奉詔之廣遂將去誓  
當益尊所聞而行所知以終無負聖門之律令尚享

明道祠堂

明道先生某年未弱冠已知誦夫子之遺書雖一命之士當存心於愛物況於乘使者之車乎然學力未充其媿於民者多矣叨恩假守誓當服膺訓言益求所以用力者庶幾有以贖今日之過乎尚享

劉忠肅公祠

於乎公生于建水而沒于金陵光明秀傑之氣當已融而為喬岳燦而為列星至於議論之密從事業之雋偉播在簡策者又將垂千載之儀刑某以末族晚出雖不

及執經於堂下然讀公之書覲公之子猶彷彿公之平生  
竭來江左屬歲饑饉鮐背黃髮之叟誦乙未救菑之績  
往往欷歔而涕零某之視公無能為役獨於遺訓之炳  
然者每拳拳而服膺其於惠孤恤鰥之政既竊取其一  
二復刊梓以布之海內庶幾傳此方挾此藥者皆足以  
起沉瘵而蘇醒被命之廣謹拜謁祠下而去繼自今強  
學力行益當思所以自勵者上以無忘於師訓下以無  
辱於鄉評尚享

梨山廟

惟神以唐名賢膺宋祀典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  
盛被于一方富沙之民飲食必祭蓋無異子之於父母  
也某承詔之廣道出鄉郡誼當躬謁祠下而於行役遂  
不克前敬馳瓣香恭布誠悃維今此行屬當大夏高堂  
有母華髮蕭然走陸浮川衝暑履濕人子之心不無憂  
虞伏惟神靈密賜擁佑俾起居飲食無異平時壽祿康  
寧益受多祉是神有大造於某也期以代還躬伸報謝

茲誠惓惓王其鑒之

梅山廟

五顯王惟神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于四方  
睠是仙山有嚴廟食邦人飲戴奉祀尤虔某承詔之廣  
以下與梨山文同

謁先聖

某不佞幼讀先聖之書至於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未嘗不喟然三嘆以為苟得千里



之地而為之則於斯言也真藥石之良規盤杆之至誠也今天子不以愚且陋擢守南土茲非推行所學之日乎夫一日之不謹不可言敬一令之非誠不可言信錙銖濫費不得為節用毛髮橫取不得為愛人一役之妄興則非時使之義顧雖不敏敢違初心惟不得罪於此邦之民然後為無負先聖之訓神靈如在尚鑒此心

社稷

某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祇若故常

卷二  
案行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諸廟

惟上帝以好生為心肆命諸神以奠方域聖天子以憂民為心故環千里付之守焉幽明雖異其所以為民則一而已某猥以菲材承乏茲土凡其職之所當為與力之所可任者不敢不盡其方若夫均調雨暘消弭災害則非神乎孰賴尚惟陰相以康斯人豈惟民荷寵靈某亦與受無窮之賜

東嶽廟

五方有嶽祭秩畧同而岱宗之祠獨周遍于天下者以其居平秩之方而主生育之事故也某猥以菲材來守茲壤凡可以致力於民者不敢不盡其方

趙忠簡公祠

惟公以忠正德聞為中興名相第一某高山仰止于茲有年被命來此獲踵公武於八十年之後緬懷遺烈凜然若存何以薦誠惟此卮酒

韓中令祠

惟公以景德丁未來守此邦盛德格天實生人傑是宜父子並祠至今載瞻儀刑敢不起敬

蔡端明祠

惟公以忠言惠政著于中和之世實自圻甸來守此邦以便親輿之奉流風善政人到于今稱之某之視公無能為役然間者九重假寵之意明著訓詞實用仁祖命公故事顧惟不佞將何以堪之唯當仰止高風以庶鞏

其萬一英靈如在尚聞斯言

姜相公祠

於乎公以鯁亮之資盡言於猜忌之主一斥不復沒于  
遐陬然清風直節千載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彼脂韋輒  
美竊寵一時而遺臭無極者未知孰為失得也茲因祠  
事式欽幽宮酌以一卮喟然三嘆

開溝告諸廟

地之有溝渠猶身之有血脉也血脉宣暢則體安而氣

平一或底滯則疾癘生矣某被命此來考按圖志則知郡縣之溝堙闕歲久蓋自林侯枌之後未有再議開濬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為癘疫州人病之匪一日矣顧念庸拙蒞事方新懼於煩民未敢輕議而寓公同僚交相勸勉謂將興悠久之利不可憚信宿之勞博叅輿言亦以為便乃涓良日命庀工徒惟城與隍神職是主威靈赫然尚克顯相使畚鍤之下如移浮埃役者不勞而功以克就此州人之幸也某之願也

開湖告諸廟

郡東有湖其來尚矣在慶元中守臣劉公穎實命開濬  
平疇萬畝灌溉所資其利一也以固風氣以壯形勢其  
利二也廣仁聖好生之德寓臣子報上之恭其利三也  
而二十年間有司因循漫不省此枯浸某甚懼焉捐  
庫緡而募功當農隙而舉事庶民蒙其利而不知勞仰  
繫明靈尚克陰相俾功以亟就則報其敢忘

修城告諸廟

郡之有城以蕃衛也比歲守臣常一新之矣曾未幾載復以圯聞某自玷州符即屬意乎此而重用民力不敢輒舉以至于今茲因農隙稍加繕治力所未及者則以俟後之人仰繫明靈尚克顯相俾數旬之近而成百雉之功某之願也邦人之幸也

土神祠

守臣之職實曰扞城城圯不修咎將誰任三農之隙以漸繕完惟神其相之幸甚謹白



春祈祭諸祠

古者春秋祈報之禮惟施於社稷載芟良耜之詩是也  
今併及於廟貌之神蓋以水旱虫螟之禱於是乎在有  
不可得而廢者若夫先賢之祠特以寓邦人去思之意  
而非為祈禳設也考諸舊儀有未安者不思量其愚輒  
用釐正自今以始釋奠于先聖之明日則遣官于祠行  
祈報之禮庶幾於義為得惟神其幸鑒之

慈濟廟

維古之制捍災禦患有功於民始在祀典神之生也以  
和扁之技妙起死之功馳游既升靈響益著此邦之民不  
幸有疾求救於神者如子之愬其親神亦隨其所苦救  
而療之如親之愛其子嗚呼其可謂捍災禦災有功於  
民者矣歲時常祀乃未及與非闕典歟載念此邦密邇  
南土嵐氛鬱擾疫癘方生春夏之交多以病告斷自今  
始著于定例一歲兩祀于神仰惟英靈鑒此誠悃俾民  
無疾痛之苦則吏亦免怵迫之憂將千萬年承事無斁

東山南北岸兩渡

間者以渡舟之多溺也深惟長利欲聯百艘而橋之蓋  
常以諗于神矣而議者不以為便夫見其可而圖之與  
慮其不可而遂止凡皆為民而已然新路既築舍迂而  
近與鉅舟更剗去危而安亦不可謂非悠久之利也惟  
神默有以相之免風波衝盪之虞無魚龍噬嚙之患行  
者濟者各適其所安民亦永永載神之賜

北山謝雨

間以旱暵有禱于神雲興雨濡旋荷嘉應芄芄之苗將  
稿復茂神之為賜大矣然自今至于秋成無非望雨之  
日惟神終此大賜使膏澤時至卒歲豐年實邦家之慶  
也亦守土者之幸也

諸廟謝雨

比以甘澤久曠懇禱未孚夙夜以思不勝震懼惟神血  
食此方與守土之吏同任其責今茲一雨霈然萬物吐  
氣不惟為吏者得以少寬其憂神亦為不失職矣然而

焦枯雖解滲漉未深若能大赫厥靈使滂沱之澤飽足  
民望則拜神之賜有加無已祇答嘉貺輒私布之

諸廟祈雨

聖經所重惟麥與禾今禾既登場所至告稔拜神之賜  
腆矣乃季秋以來雨不時至高田之麥欲種而無水以  
耕下田之麥已種而無水以溉此農人之所甚憂況夫  
風高氣燥則居者用虞泉枯井竭則汲者告病惟神幸  
哀斯民而賜之嘉澤使憂者以愉虞者以安病者以息

是一舉手而三患弭矣神其可無意乎

諸廟謝晴

比者洪濤山涌之日雨復甚至其勢蓋廩廩也使開霽  
少遲則平疇萬頃皆將卷為巨浸矣幸神嘉惠茲土使  
雨隨止而川不溢芄芄之苗賴以獲全厥施豈淺淺哉  
不腆樽酒惟以告虔尚惟相之迄俾有歲

周真人祠

謹以素饌昭告于勅封冲應真人靖惠夫人曰有崇斯

山作鎮南浦真仙宅焉多歷年所麻吾一郡厥施甚普  
寶輪綸書光賁琳宇帝實命之厥職茲土維時常祠曠  
典是懼我我儒纓相師作古有飫斯馨有清斯酤俎  
其端曰歲壬午維仙之飲玉液琳露維仙之饗豹胎麟  
脯豈伊區區可薦尊俎物雖甚微誠意攸寓睠是賓興  
敷詔萬寓得拔其尤貢于天府凡茲士類志在軒翥維  
吾真仙各傳其羽如鵬之運如鵠之舉又如蛟龍得被  
風雨逢辰效竒立功致主豈人實能惟仙默助若甄之

陶若冶之鑄洋洋文風視彼鄒魯英英人材媿昔伊呂  
于鄉有光于國有補茲願甚宏非仙疇予尚惟至仁赦  
此覲縷

社神

維社有神實主我民曰社與民厥重惟均歲旱民饑亦  
神之疚願於未然畢力以救

勾龍氏

於維我神于社配食有功于民故莫能易雨不以時民



且告瘁神其救之反掌之易

稷神

惟稷有神所主惟穀雨暘以時嘉穀乃熟芃芃者苗賴雨以濟尚哀斯民俾克有歲

后稷氏

維神之生百穀是植更千百年祀以為稷今穀方茂而雨不時哀而救之匪神孰尸

風師

在易有之雨潤風散其於生物功則一貫雲氣凝合雨  
乃霧注所求於神願霽斯怒

雨師

瀕海之邦土瘠易槁潤澤不時則以旱告一雨通宵已  
拜神賜願更滂沱俾卒有歲

雷神

鼓動萬物惟雷之功有神司之隱隱隆隆惟霆之轟雨  
乃大至敬共有祈日夜以冀

仙游山頂祈雨

辛巳五月時居憂

竊聞天以雨暘之柄付之山川百靈猶人君以刑政之事付之牧伯守宰也民有戚嗟愁嘆之未伸牧伯守宰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一意請于朝廷然後民瘼可蠲歲有旱乾水溢之不時山川百靈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上穹然後災變可息蓋推行天地之仁者山川百靈之職也推行朝廷之政者牧伯守宰之任也顧焉有幽明之間哉夫雨暘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

誠格今境內之旱可謂酷矣回造化之意而救生靈之災正斯民有望於山川百靈之時也伏惟慈仁母以定數不移者諉諸天而以為民請命者任諸已使甘澤早霈而嘉穀獲全神既有辭於民民亦永永事神無斁謹白

南嶽行宮

某之為學也以不欺為本雖未能至而竊有意焉屋漏之隱如對神明不敢忽也況今作屏于茲巍巍靈嶽雄

峙天表顧盼在目雖欲自欺得乎惟廉惟仁惟公惟勤  
朝夕兢兢期於無愧尚惟降鑒迄用有成

城隍

城隍之有神猶郡國之有守幽明雖殊其職於民則一而  
已某叨蒙上恩來鎮此土深惟責任之重凡躬行之當勉  
與民瘼之當紓朝夕兢兢不敢自忽至蠲除災害丕降福  
祥則神之職也尚惟加意俾寧厥居民亦永永事神無忘

先賢祠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  
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峯先生胡公南軒先生張宣公  
晦庵先生朱文公聖學不明千有餘載數先生相繼而  
出遂續孔孟不傳之統可謂盛矣惟時湖湘淵源最正  
蓋濂溪之生實自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聞於伊洛  
者設教於衡嶽之下張朱二先生接迹於此講明論著  
斯道益以光大然則天之生數公也所以幸天下與來  
世而湖湘之幸抑又多焉類宮有祠其來尚矣某雖不

敏然於數先生之學嘗用力者而庸駑之資欲進未能  
叨恩守土用敬謁于祠下緬懷遺風當益自勵冀於斯  
道有聞焉施之有政庶乎寡過惟先生其相之幸甚

漢長沙定王祠

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是  
以沒世不忘也夫為政而沒世不忘斯亦難矣王之受  
命國于茲土蓋千有餘祀而民常奉之如一日也嗚呼  
此豈可以智力求哉某叨恩守土敢不告虔尚惟嘿祐

俾克用又

三閭大夫忠潔侯屈公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讀一興嘆焉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末媚佞成風過其祠者可以泚厥頽矣某雖無似願師其人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敢不告虔履潔含忠益當自勉

賈太傅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載而於太息流涕之書一讀



一興嘆焉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

下同  
忠潔

祭胡給事墓

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自熙寧以還新學漸熾春秋  
一王之法闇而弗章公聞道伊洛慨然以尊君討賊自  
任著為訓傳大義炳然使洙泗之道復明而荆舒之禍  
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某讀公書考觀行事高山  
景行仰慕何窮九原不作竊用興歎茲叨上命來鎮三  
湘惟公生於武夷而老於衡嶽既鄉閭之先哲又道德

之宗師有墳其丘實在斯里屬拘印鞞謁拜無從爰遣  
祠官敬陳菲薦仍禁止其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興起士  
風庶其在是英靈未泯尚鑒此心尚饗

祭胡侍郎

故致堂先生侍郎胡公之墓惟公早侍家庭實聞至道  
壯登侍從屢進昌言正章蔡弄權之誅斥汪黃誤國之  
罪英風勁氣獨立不回旋觸權臣遠擯嶺海方且心潛  
魯語之大訓臆誦溫公之遺編著為二書垂耀千古某

既晚出幸同鄉邦顧瞻丘塋適在郡境往致一酹慰其  
子孫歿而不忘鑒此誠意尚饗

祭胡五峯

故五峯先生胡公之墓昔者洙泗之門高弟甚衆獨曾  
子傳之子思而子思傳之孟子為得其真自餘源遠未  
分散為異端其亦多矣某嘗竊謂子思之功在聖門為  
最盛蓋上能大其師學而下能授之英賢卒昌斯文孰  
與之匹維兩程氏講道河南曰謝與楊得其要旨文定

早歲俱從之游既誠其身復以教子惟公之生氣稟特殊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優游自得抱道以終爰畀其徒曰子張子斯文有託誰之力焉仰視子思庶幾無媿某以晚學緬懷遺風敬遣官僚往致一奠尚惟嘿相於道有聞尚饗

祈晴諸廟

東作方興惟雨是仰此豈禱晴之時也哉蓋氣數乘除最為可畏羸於今則或縮於後此守臣之所甚懼也今

溝瀆川源在在充溢譬之飲食屬饜而已一或過度則反為齧此又守臣之所甚憂也况積滂則麥為之傷食濕則蠶為之病休戚所關皆非細事是用齋心潔慮禱于有神掃除陰霾以煥霽景在神直易爾以神之所易解吏之所憂惟其慈仁其亟念之幸甚謹告

祈雪

考諸傳記雪為五穀之精故盈尺之瑞可占豐年非苟然也昔者涓選剛辰將有所祈於祠下而誠意甫啓嘉

應遽形玉雲繽紛疇不欣覩是用易祈而謝而所願於  
臘前錫以三白拜神之惠其曷敢忘

諸龍潭祈雨

迺者甲寅以後之雨距今甫半月耳炎風烈日相為煽  
薄故雖下田之水亦有告竭者况高仰之地乎更有從  
田間來者以為數日不雨則多稼可虞自聞斯言膺肺  
如灼蓋民之窘於貴糴于茲半載矣盼盼焉惟早稼登  
場是望以紓其困以救其急者非常歲比今嘉穀方苗

而膏澤弗繼一或失望其將奈何此某之所以痛心疾首而有禱于龍君之靈也惟龍君之神變迅速興雲雨以澤萬物直一噓吸之勞而可以掇數十里生靈之命龍君其肯靳乎敢再拜以竣

### 諸廟

在詩有之旱既太甚蘊隆蟲蟲又曰旱魃為虐如惓如焚昔蓋聞之今乃親見咎由守令民焉何辜以神之仁非無意於濟物者而懇祈屢矣迄未之應毋乃天數流

行有非神所得專者乎采諸衆言惟碧玉之醮功力最大已涓良日祇安冲科螻蟻之誠懼艱上達願神哀此下土亟控請于昊穹庶幾回眷佑之仁而膺潤澤之賜使大田多稼不至甚損而生靈之命尚或可全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曷敢忘

諸龍廟

自龍君之來境內之雨者屢矣然潤澤則有之而霑洽則未也或謂龍之為神動則升霄靜則安江潭公庭之



煩渫非可樂也是用還于靈湫

五龍安濟  
雲靈祠

就侑禱請今

旱勢極矣蚤稼之傷者已不可復全而下田晚稻苟得  
一雨霈然充溢則尚庶幾中熟之望龍君亦何靳一嘘  
吸之勞而不以掄千萬人於溝壑乎非薦肅陳以寓誠  
意尚惟歆饗亟副所期

社稷以下城隍山川同

聞道將用道家法致禱于紫微太乙之尊念螻蟻之誠  
未易上達也則有謁于神願為請命昊穹亟賜之雨越

孟秋戌戌陰雲鬱興膏澤密布實維明神陰相之力然  
旱乾既久滲漉未深雖槁苗少蘇而溝塍之水則涸竭  
猶昔也立秋之期近在旦暮事勢亟矣及今而雨足則  
早稼之未損者猶可全一或少遲則晚苗之方茂者亦  
告病矣危機交急莫甚斯時是用不避瀆煩復伸懇請  
以神之仁必不忍為賜之不竟也敢跼蹐以俟

五處龍王

上封雷池

比繇舛政召致旱災數有謁於龍君之靈龍君不以為

漬曰是知過而能自儆者也入秋以來屢賜之雨雖旱稼或虧而晚苗甚茂倘白露之前更賜一再之雨則歲功畢矣謹命僚屬且謝且祈龍君之仁其尚念之

佑聖祠

欽惟佑聖芘此一方雨暘之祈遙應如響一新殿宇庸答靈庥工役方興不無震動惟神密相迄用有成

保安敕祭諸廟

聖皇臨御餘三十年翼翼小心對越無媿茲愆調豫率

土驚憂欽奉制書禱于靈嶽願言降監密佑聖躬即遂清寧以福方夏

祭大仙祈雨

嗚呼噓風霆噴雨霧變化倏忽莫如南臺百丈之山而晉熙靈澤實以命典司其間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萬靈之所以聽命巖涸之幽邃湫淵之深窈又神龍之所蟠宜百數十年以旱致禱者莫不猶響之斯答未嘗有如今日之艱豈佛與仙之仁無意於拯此土之厄

乎抑天時之當爾而天意之未還乎嗚呼昔歲之饑民  
病極矣雖去冬一稔曾未蘇其瘡癥倘或再歉則顛連  
於溝壑歎呼於山谷殆將何所不至豈容一日之少安  
則今茲之豐凶乃民命存亡之決而賜雨之淹速則又  
豐凶之所關此某之所以望雲霓而涕泗瞻原野而辛  
酸也吾佛與仙之仁於此而不亟拯則是實斯人於度  
外而坐視其塗炭皇天至仁必不忍以萬物為芻狗吾佛  
與仙倘為斯人而力請則天意可回化驕暘而為霖雨

殆猶反掌之非難嗚呼事勢迫矣民望極矣吾佛與仙  
真之拯不可不亟矣是用寫哀誠而嘑懇敢罄竭其肺  
肝興玄雲之霰霰沛大雨之瀰漫起禾稼之將枯洗瘡  
痍而復完則某將大書深刻于巖石之上昭聖功之不  
刊嗚呼謹告

朱文公祠

某不佞自少讀先生之書知理之與事同出一源而明  
德者固新民之本也二十年間游更麾節亦知勉乎此

矣然窮理未精故應事多舛明德之功未至而求民之  
新得乎被命以來益深祇懼尚思自勉庶乎無違焉

社神

惟神五行之主百物所生邦之羣祀莫此為重惟春之  
戊祇薦吉蠲歲稔民安繫神是賴謹以后土勾龍配

稷神

惟神實生百穀育我羣黎爰以仲春恪修常祀田功方  
舉土脈未膏澤洽歲豐願垂嘉應謹以后稷氏配

后土勾龍氏

惟神平易九州功垂萬古其在郡國祀典有常敬共以  
陳豈云故事併祈靈貺膏澤下民

后稷氏

惟神播種百穀粒我烝民配天之功振古無匹恪恭修  
祀敢曰故常俾歲大豐于神是望

春祈諸廟

古者祈報之禮社稷而已後世徧及於山川百神之祠



蓋有功于民固不容畧也惟神廟食茲土亦既有年方  
春致祈專為農事甲申之夕雷雨作解固足慰三農之  
望矣自今以往曰雨曰暘必以其時然後豐穰之慶可  
卜惟神其幸惠之不腆醪羞其將誠意

社稷神

古者諸侯之祭惟社稷而已蓋稷非土無以生民非稷  
無以農重社稷所以重民某叨恩守土禮當祇謁其敢  
弗恪尚惟嘿相俾大有年

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風師之有壇也立春之後方修祀事而國之有卹典不及躬陳盥獻而以官僚代之每凜然不自安也謹涓穀旦按視壇壝且庀工徒稍加繕修惟神當此春和扇溫厚之仁以成生育之化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而未知雨師之有壇也茲涓

穀旦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農事方興而嘉澤未應某竊懼焉願神賜以霡霖繼以漫漑且霑足焉俾歲大豐而民有生焉則吉蠲之報其敢不虔謹告

雷師

某入郡之初蓋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雷師之有壇也茲涓穀旦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啓蟄既久而霆聲未發其竊懼焉惟神當此大壯之月誕

推作解之仁俾百果草木無不奮張而泉源之寶流通  
衍溢耕稼以時迄成豐歲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三城隍廟

城隍之有神州郡之有守幽顯之不同其食於民則一  
也夫既食民之食則當憂民之憂此某於今茲之旱所  
以皇懼怵迫而有求於神也守之憂民如此神之憂也  
其可已乎然守能憂之而不能揀之能憂而又能揀者  
神也今旱勢極矣神於是焉而不揀則苗將枯槁以死

民既乏食必將饑餓流離以死神其忍之乎夫人與天  
未能無間者也某之愚猶欲籲天以掇之神與天本無  
間神為有請于天而賜之雨顧不甚易乎以神之靈之  
仁必能哀憫斯民而思所以掇之者用敢頓首以請謹  
告

福遠廟

福遠廟諸位龍王乃季春以來雨不時若幾於靡神弗  
舉矣而旱氣彌烈竊意廟貌之靈有當躬禱而未及者

乎考按圖志惟神之居於方為東所主者生於位為辰  
其象為龍紹興中守臣因旱以請又有變化飛騰之異  
某時在嘉定亦嘗致禱而有獲焉昨者僅命官僚而未  
果親謁此某之罪也是用涓日之良頓首庭下顧廟雖  
有號而封爵未崇願神昭示威靈隨禱立應霈然大雨  
盡起欲枯之苗轉凶為豐活我黎庶則某當顯白于朝  
袞服命圭以為神之報茲言弗爽天日實臨謹告

北山神

某自仲春之六日以閔雨有祈于神信宿之間賜答如  
響及季春以來懇祈者至再賜答乃若少緩焉然所謂  
當小滿而潤澤豐未芒種而播藝畢則亦未嘗不如所  
禱也荷神之休揀此民命謹再拜以謝且將相攸吉壤  
以嚴壇壝之奉焉惟神益彰厥靈俾梅雨時至載優載  
渥載沾載足使高原下隰無不稔之田則某之所以敬  
事神者其曷敢有已謹告

三城隍謝雨

間者以早暵有禱于神越翼日遂雨又彌旬而雨大摯  
遂告足焉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俯伏壇壝以謝神  
之貺惟閩之俗以梅雨多寡而占歲之豐儉願神哀矜  
斯民而幸賜之俾芄芄之苗賴以蔭養方苞之穎迄于  
有成神之惠也民之福也某之大幸也其曷敢忘報謹  
告

社稷神風雲雷師壇祈雨

六月之雨春秋書之于冊蓋喜之也以六月之雨為可



喜則其不雨為可憂明矣比自甲寅以來雨之弗繼者  
兼旬于此芄芄之苗無以膏潤其憂固不大矣乎既以  
籲于天又將懇于神泂酌未伸嘉澤已霑蓋為之喜而  
不寐明發夙興敬拜于壇壝之下為民而謝且為民而  
禱焉浙玉炊薌數日以俟惟神終此大惠俾吾民均遂  
一飽之樂豈不休哉謹告

北山神祈晴

昔者稻方播而雨不時屢以懇于神神不以為瀆而賜

之雨矣今者稻方收而雨過度舍神其誰愬乎是用冒霖淫而陟嵯峨為斯民有禱焉惟山之靈開闔陰陽卷舒雲雨直嘘吸間耳伏惟察其為民之誠而即賜之霽非惟大田免淪沒之患而斯民亦逭昏墊之虞荷神之施豈有涯哉俯伏以請謹白

社稷神風雲雷師城隍諸廟謝晴

迺者陰霖不止岌岌乎害稼之憂賴神之靈隨禱而霽是神有大造于斯人也繼自今願終其賜焉訖處暑而

晴入白露而雨晴不過於亢雨弗至於淫則大有之年  
指日可待若時秋報其敢不虔謹告

福州謁先聖

惟孔門高弟若由之果求之藝聖師固嘗許以從政矣  
而求之所願為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已由以千乘  
自許則夫子哂之蓋地廣則難治也民衆則難安也自  
子路之賢猶未易勝此況於一介之末學而遽叨一道  
之安豈不甚可懼哉惟修己以敬之一言乃先聖示人

之要指某也其敢不朝夕恪共以期無負於大訓有臨  
在上其敢或渝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

夏秋之交雨以時至此豐年之祥也然適中則為美過  
度則為蓄矧早稼割獲方興而霖淫弗止豈不妨良農  
之功而損嘉穀之實乎是用祇命官僚赴懇于神伏惟  
賜以兼旬之霽使畢收成之事而後錫以嘉澤焉某之  
望也邦人之幸也敢頓首以請謹告

濂溪伊川明道三先生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惟三先生之道實嗣魯鄒不傳之統凡今學者知尊經術知慕聖賢知天理人欲之分知吾道異端之辨其功有自來矣某叨恩作宰敢祇謁于祠庭高山仰止凜然興敬

勉齋

勉齋先生黃公惟公之在考亭猶顏魯之在洙泗發幽闡微既有補於學者繼志嗣事又有功於師門采諸衆

言奉以侑食英靈未泯必樂於斯

南臺廟

惟王之功德顯於漢而祠立於唐凡閩之人尸祝而社稷之者也某昔居建山猶展敬廷下以乞靈於王況今叨職于此覆護而扶持之將惟王是賴用不敢委諸僚屬而必親拜謁焉今之所祈於王者大畧有二旱溢頻年人匱於食徠千艘而平市估時甘雨而兆豐年此其一也江右之盜未平而泉建之師遠戍戎功早捷而振

旅以歸此其二也若夫區區之心所欲為鄉鄙之民興  
悠長之利者亦惟王有以相之使志得以行而事得以  
宜使後之人曰以閩人為閩令而不孤閩人之望者某  
也是王不獨有大惠於某而且有大造於閩豈不休哉  
敢再拜以請

東嶽

古者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而已巍巍岱宗邈在東夏  
而今之郡國莫不致祠母乃與古異乎蓋其位在東其

德為仁所以佐天地之發育者也覆冒群生其功大矣  
故雖不在封域亦得祀焉閩山有祠靈響夙著臣奉詔  
作牧敬謁于庭布宣上恩臣之責也若夫時雨暘弭  
菑患使一道元元各有生生之樂則惟帝是賴非臣所  
能及也用敢再拜以祈

諸處祈晴

維南山之詩有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蓋雨  
之生物也維足是求既足而過多焉適足以為物之病



此某之所以危懼怵迫而有祈於

神王帝

也夫苗方穉而

窘於寒麥將黃而病於濕皆至切之憂願

神王帝

之仁以

一嗟吸之力拯而救之開麗象之清明掃積陰之沈滯  
俾穉者以長而實者以堅某與斯民共戴深恩其何有極

### 辭先聖

某仰惟先聖嘗言晷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神  
功化之妙猶必遲之三年之久况某之末學乎故自蒞  
事以來孜孜汲汲日惟民隱是求嘗白于朝願久其任

而上恩錫名弗容固辭凡所欲為一二有媿初心多矣  
然洙泗格言佩服惟謹既不獲盡施以及民則當恪守  
以事君勿欺而犯其敢不勉

春祈慈濟廟

惟神之與春祈自某焉始今茲再叨假守思所以為民  
蠲除疴癢匪神疇依是用以不腆殽蔬將此誠意自春  
徂秋寒暑風雨晦明或過其度則疾癘生焉惟神哀恫  
斯民有以潛弭於未病痼之先俾皆躋于仁壽之域則

其有功於生靈大矣某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

雲莊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雲莊集卷三

宋 劉燾 撰

祭文

祭趙制置

惟公剛毅之資清修之節堂堂山立為世偉人臥護荆  
襄追迹羊陸獨當一面迨逾十年如虎在山如熊當道  
敵人遠遁邊塵弗驚近世儒師殆鮮其匹宜陞樞筦遂

督戎師星隕中營聞者驚歎鷹揚牧野弗究厥成某之  
於公欽嚮惟舊茲來守土實在寓鄉緬懷英風遽隔泉  
壤載陳薄奠慨然于懷

祭譙大卿

嗚呼惟乾之元實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存而在  
人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上而有國有家  
所以維天命於延洪下而有民有社所以遂羣生於寧  
謐未有不由此焉出者猗歟譙公世之德人溫溫其容

則惠風愛日抑抑其儀則威鳳祥麟

關

旱魃為孽大江

之東蒙患尤烈惟公之德視民如子戮力一心拯民於死公尤切切終食靡遑脫之溝壑寘之康莊聿來吾閩亦師是道飫饑藥羸醒渴滋槁侈養為娛撫仕所同獨安澹泊殺羞靡豐燕游相夸薄俗所尚獨劬其躬不少怠放持牒在廷紛綸旁午康色使前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民之安公如怙其親疾既瀕危尤勉自力朝牘方披暮簣已易仁哉譙公死不忘民世非無人誰有是心敢致

一言未究設施閩人思公則無窮期嗚呼哀哉昔公之  
來弔我倚廬今我來思哭公喪車酹此一觴千古之訣  
悠悠寒雲相我愁絕

祭慶元張知縣墓

惟公英邁之姿嶷乎其山立潔白之操凜乎其淵澄發  
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藹然豈弟之稱  
奈何進不獲踐清華之牕仕退不獲享耆艾之修齡豈  
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



惡之情嗚呼哀哉某之於君情深義厚而遭奠之行不  
得以執其紼臨穴之際不得以拊其柩此所以慊然於  
中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既濡愴然懷舊何以薦誠唯此  
卮酒雖欲見君掀髯捧腹一笑舉白而不可復得徒想  
像其生平有哀涕其如溜

祭葉夫人

嗚呼人生誰獨無親全美備福莫如夫人手教其子蚤  
魁斯文入從出藩蔚乎名臣距美聞孫一枝重春森其

拜舞雜選芳芬居中歷外輕軒重茵歲時歸來宴其親  
姻煒如金母髮鶴齡椿綠衣爛斑垂秉國釣肩輿內朝  
儀刑妃嬪倏焉委蛇厥恙何因卷我霖雨為淚霏霏訃  
音之聞疇不酸辛緘辭往奠尚鑒忱恂

祭果州李郎中

嗚呼哀哉仲冬辛卯晨興徬徨覺中情之弗怡若水炭  
之堆腸粵有趙子之書來從右江發而視之則吾貫之  
使君之訃也輟予食而驚嗟霑予襟而淋浪胡斯世之

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質清明純粹君之學問深潛篤志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而泊然亡近名之累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違君弗以為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為恩君舟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礮風鐸震撼偉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正邪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歔然念窮格之未精舉措之多

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剛進德之勇俛焉孳孳而弗自己者直欲古人之與隣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鯁亮使見用于時而居致君澤民之地則上將有裨於主德下將有功於生人借不獲用尤當著書立言闡幽揚邃遠以遡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緒業尚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徒費志以沉淪嗚呼哀哉薰蕕不並鑿枘難入豈今獨然繇古一律當衆口斷斷之餘其與君者甚寡而予獨以為可恃者繫蒼旻與

白日又孰知天理之靡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  
澹乎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太微而學太苦則某常以  
為言乃者鼃背之遊深衣大帶形臞而神秀超然山澤  
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掬意咀道德之華悅理義  
之藜復何慕乎腐羶慘別幾時凶問尋至豈它疾之為  
祟乎將以斯而損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天壽不貳之  
理講之素矣予獨齋咨而弗置者為清時而惓惓嗚呼  
哀哉君今已矣某之罷驚亡復警策之望矣唯夫平生

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告戒者敢不佩服而周旋西望隆山眇在天末欲拊櫬一哀而弗可得空竇涕其如泉

祭趙經畧

維忠定公為國元臣如旦在周如摯在殷君為之子伊陟伯禽謂宜紹格天之功嗣建侯之寵扶尊安於廟祐垂光耀於琳珉而乃官止選曹郎位裁桂林伯彼蒼者天其難知耶何以俾忠臣之有後其可恃耶抑何遽奪

於斯人嗚呼哀哉君之修身義以為質正直自持襟裏  
惟一其嫉惡若仇其與善若昵其遠利若洿其辟寵若  
疾思昔從遊於羣玉之上春容於杯酒之間開口論心  
抵掌劇談凡所以發予之衷而作予之懦者真益友之  
言距今十年而偉然之正論毅然之勁氣猶若鏗乎其  
在耳凜乎其在顏也歲月幾何而君茫然而獨遊遂揜  
恨於泉扃然後知若人之不易有此樂之不再得前世  
之士所以當歡而感慨惜別而傷情嗚呼哀哉善人云

亡吾黨益孤我懷之悲豈為私乎聞君之喪邈在海隅  
往奠一觴聲與淚俱

祭諫議龔公國正

新天子有事于合宮推恩宇內凡忠臣義士之名蹟顯  
著者俾長吏二千石致祠焉所以風動臣節也惟公昌  
言直道照映青史馬鬣之封近在城隅曰忠與義疇出  
公右是用躬致天子之命于墓下而不敢諉之有司焉  
嗚呼公之南遷坐論蔡氏也方公持扇乞錢之日實彼



秉鈞顯國之時榮悴殊塗亦既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  
定流芳遺臭兩俱亡窮咄彼兇渠埋骨茲土樵蘇尤唾  
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裴回太息想像其遺風是  
果孰為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而葬于此又  
不使蔡斃于異邦而斃于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  
為世之法戒乎雖然使君之言行則王室不至於中微  
蔡氏亦免於誅僂是公之論蔡也不啻忠於蔡氏而蔡  
之害公也不惟禍國祇以自禍也歟敬仰之餘併陳梗

梁公之英烈尚聞斯言

忠節廟

忠節有祠自太守朱公始然公之既請于朝也命未頒而遽去其後牧臣鮮或加意故祠室之立苟簡為甚而其從祀之位次亦有可議者焉某蒙恩此來首修謁歛裴回顧省慨然久之謀諸同僚遂徙斯宇庀工命役煥然一新或出或升惟義之比至於近世將臣捐軀犯難之死弗顧者皆附而祀之下至戎行亦許服食嗚呼是

足以彰朝廷表勵之美而成朱公建白之本志矣像設告成肆陳薄奠英威未泯其鑒此誠

祭王侍郎母夫人

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來嬪德門之初宗伯之年未冠也保惠之至其猶護驪龍之珠鞠育之切又如字丹穴之雛然能養而不能教者母道之常也而夫人獨知徙隣之深意欲勉經訓之菑畬迺瞻岳麓羣英所廬前則有五峯之遺風後則有南軒之宏摹顧謂嗣賢汝

游汝居挹靈峯千仞之秀以助汝胸中之奇偉吸長江  
萬里之瀾以滋汝筆端之芬腴豈晨昏之弗懷蓋深惜  
於居諸然其始也或以為遷其子若於慈為未足迨乎  
上天廷之大對魁薄海之羣儒厥聲赫然如霆之迅如  
日之起然後知為教子之力蓋於慈而有餘嗚呼夫人  
其古之賢母歟方蘭陔之娛侍極綵服之驩愉謂耆齡  
之未艾奄長夜其云徂某也從宗伯游獲聞懿範之一  
二欲揚厲鋪張以待後世之大筆之椽如噫嗟兮今晨

翬旒兮在塗朔風凜兮號空嚴霜慘兮冽膚悵莫留於  
仙馭徒泣餞於輓車

祭趙侍郎

嗚呼我公遽止斯邪始疑弗信今果然耶維暮之春拜  
公于都樽酒笑談神閒氣舒退語於人公壯且碩謂當  
百年為國柱石越夏四月告別于公公時孔安有睟其  
容居亡幾何郵命相踵乃尹神臯乃正法從喜而不寐  
泚筆作書書在于涂而公歸歟時止時行孰非天命謂

公安之不以為病御書親賜訊公安否將命東歸迺以疾告維公德人勿藥以瘳川逝颺馳奄其弗留位非不崇志則未究命非不通年則弗壽開闔抑揚果誰為之茫茫太空孰其問之嗚呼茲歲老成殄瘁梅巖云亡公亦隨逝鄉之學者其將誰師鄉之仕者其將疇依矧惟鰥生最辱知己別去幾時遽隔生死冥冥長夜公今何之乘雲往來與汗漫期鈞天清都公樂無苦唯在人情寧免嗟慕隕涕如泉莫將我悲不亡者存尚或鑒之

祭詹大卿

嗚呼天乎予公以卓異之才而位不究其用賦公以醇  
明之德而生不假之年方疆場多虞宵旰太息之日而  
奪此老成之產經濟之賢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者也有志之士所以盡然而傷痛拊膺而問天蓋公之  
為人得諸天者既異而克之以學又深造其淵源自羣  
經百氏閎深奧行之旨靡不心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  
筮幽微幻眇往往探賾而忘筌惟其所造者高明自養

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為泰屏居林泉不以為辱  
更榮悴而無二色處禍福不為之遷改迨公道開明善  
類登進乃復分太守之符持王人之節識者知公之將  
用莫不訢然而相賀奈何人事之好乖兮驛書朝馳計  
音莫傳豈民之無祿不獲被公之澤乎抑厭世之溷濁  
寧輕舉而高騫公於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既灼然昭融  
而洞徹宜其臨絕之音琅然不亂啟手足而全嗟吾鄉  
邦人物之盛蓋自昔而蟬聯比年以來諸老淪謝惟公



僅存若靈光之歸然後生小子尚得窺儀刑而興起奉  
教誨而周旋若某之不才顧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為  
可教每更以留連憶初筮之別公辱臨分之贈言曰盡  
心則無愧平心則不偏蓋拳拳服膺不敢失墜者五年  
于此若几杖而韋弦謂公年之未衰尚克拜於堂筵冀  
鄙吝之獲鋤甚沉疴之待痊孰謂公奄然而逝乎曾不  
及乎華顛想音容其若存冀親炙而無緣悼前志之不  
修涕泣下而淪連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彌堅誓名

節之不渝以報公於九原

祭陳北山

嗚呼維公世之偉人有德有才有武有文閩洛之緒弗  
絕如綫巍巍紫陽是續是演靜涵一本動貫萬微隱顯  
相因體用弗離公游其門見謂巨擘遡流窮源研幾探  
蹟蘊而蓄之既粹以精發而舒之亦大以宏非如世儒  
沉溺訓詁非如詞人聯緝毫縷平居穆然色下言徐遇  
事剗然氣陵萬夫破賊東堆霆震電激袖手北山窈若

深嘿能開能闔可縮可伸嗚呼維公舉世孰倫經濟之  
謨戡定之畧幅塞通施遁藏自樂思豪力雄全涌厥辭  
駕風犇雲而與並馳尊俎春容淋漓筆墨踞視冰斯為  
我僕役先天之秘人所莫闕公獨玩心皇羲是師間者  
書來辱以告我誰歟共談繫子其可千里相望數遺以  
詩學失傳訛形于歎咨觀公之志勇於任道將秩微言  
俾後有考我云斯文寄實在公紫陽之志盡成厥終云  
胡弗淑奄忽長逝朔風怒兮助我悲涕幸而有子公為

不亡靈兮來思舉我一觴

祭趙提舉

嗚呼維我聖朝天枝蕃衍號爲磐石之宗三百年間  
英材輩出然德著于家者未有如篤行之行功施于國  
者未有如忠定之忠蓋父子相承世濟厥美事親盡孝  
則庶幾乎曾子事君盡道則無慙乎周公惟其純誠大  
節昭格于上帝故錫以峻明哲父之嗣軼高陽之八龍  
公之稟於天者既挺然其特異而自少暨長沈涵漸漬

不離典訓之中凡師門之指授與家塾之磨礪義利取舍之端必致嚴於決擇古今成敗之變亦洞究其初終故材之成者日楙而識之遠者彌充節麾累持宗盟載涖介潔自將則冰壺秋月之瑩剛果立斷則太阿龍泉之鋒掄繫姦彊凜乎其霜肅惠鮮惇獨熙然其春融雖憤世疾邪常若過於激烈而尊賢友善則未始不極其溫恭凡聲猷之可紀皆問學之餘功環轍雖頻不自悼其鬱握蘭雖寵不自賀其逢惟及物之是期曾靡計乎

庫崇早掛冠於神虎獨抗志於冥鴻有冕山兮峨峨有  
磬湖兮溶溶將卒歲以優游胡遽罹於鞠凶嗚呼哀哉  
我昔與公襟期實同辱婣盟之我締永世好於無窮聞  
拂衣而邁返思命駕以相從未巾車於北道已洒涕於  
西風今公之葬莫能躬絮酒之奠徒目斷乎層空想英  
靈之不泯冀盼蠻之潛通

祭左翼軍吳將

嗚呼汝之年垂老矣討賊之役主將不欲汝而汝請行

忠也同列貝旺以一舟而當賊之五舟他人不援而汝獨援之義也旺獲全而汝死豈不哀哉然人誰不死汝之死以忠義可謂得其所矣渠魁不日就擒當令剗肝以祭汝官汝之子卹汝之家而廟于海濱以祀汝忠死之士皆從享焉汝雖云亡必能為厲以擊賊也



雲莊集卷三